

太平天国史丛书
广西人民出版社

华强 著

太平天国地理志





太平天国地理志

太平天国地理志

华强 著

☆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河堤路14号)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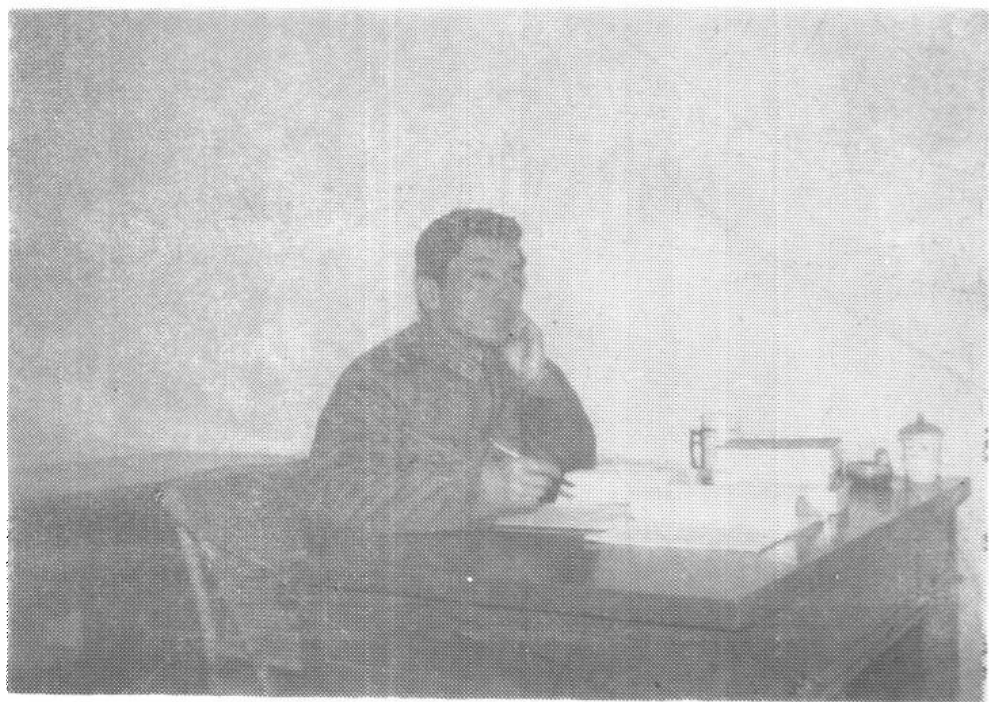
*

开本 850×1168 1/32 15印张 插图13 353千字

1991年3月第1版 1991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册

ISBN 7-219-01808-8/K · 131 定价: 7.95元



华强，上海市人，1949年生。毕业于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续攻读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研究生，获历史学硕士学位。现在上海空军政治学院任教。著有《戴震》，参编著作数种，发表论文、文章50余篇。现从事太平天国史、中华民国史及近代军事史的研究。

序

十九世纪中期发生的太平天国革命，是近代中国重大的历史事件，影响深远，深为世人所关注。

这次革命，虽然仍旧是一场农民战争，但它发生在鸦片战争以后，肩负了中华民族反封建反帝的历史大任。它的思想、制度和斗争实践都具有自己的和时代的鲜明特点。

百余年来，中外人士关于太平天国历史的纪载与论述甚多，褒贬也不一致。但是，作为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组成部分，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奠基石之一，它的历史地位与功绩是应该充分给予肯定的。

为了拓展和加深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研究，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弘扬中国人民革命爱国主义精神，为人们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我们决定编纂《太平天国史丛书》。这个想法，得到中外学者和广西人民出版社的热情鼓励与支持。我们深信，只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与实事求是的原则，切实贯彻执行“双百”方针，在原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系统深入的再探索，力求这套丛书编得全一点，新一点，深一点，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有全国的专家、学者的支持，我们的目的定能够达到。

我们谨以诚挚的心情感谢各方的鼓励与支持，并期待读者的批评指正。

《太平天国史丛书》编辑委员会

10159

2158/15

《太平天国史丛书》编委

顾 问 罗尔纲

主 编 钟文典

副主编 吕 梁

编 委 (按姓氏笔划)

吕 梁 刘君达 朱哲芳

陈仁华 张 胤 欧薇薇

钟文典 饶任坤 彭大雍

环衬油画：《天国憾》 洗小前作

序 一

罗尔纲

1984年的冬天，我接到扬州师范学院历史系一位青年华强同志寄来他著的《太平天国政区地名考》。当时因手头正做着一件急待发出的工作，要把那件工作做完才能看。由于压得久，须要赶看，而这问题文献缺乏，记载错乱，又要处处稽考，直到1985年1月14日深夜才把读后意见草稿赶写成。第二天早晨起床，高血压老病就突发了，倒在床边。我写的意见，只得由家人代抄寄去。

我对华强同志那部《太平天国政区地名考》，总的印象是涉及官制、军事以至经济等面很广，远远超越前人在此方面所发表的成果，赞成他在此基础上扩充为《太平天国地理志》。我除了阅读时逐章逐段提了一些意见之外，向他提了两条进一步研究的建议：一，太平天国尚属草创，且后期天王“立政无章”（李秀成“天朝十误”），这种情况也反映在地理方面，故论断须要谨慎，以留余地；二，《附表》所列的面包涵甚广，比旧史地理志、职官表广得多，这是一件“体大”的工作。古人说“体大思精”，就是说“体大”的工作需要细细地想。所以进一步工作必须向“思精”方面迈进。比如“主要职官”一栏，应专指那一省、那一郡、那一县的官员来说，那些外出作统帅或指挥军事的将领，如韦昌辉在江西不应把他列入江西的官员，但石达开统辖安徽，李秀成统辖苏、浙则有不同。其中应如何深思明辨之处必须下工夫，然后方能符合事实。我写了这些意见和浅薄的建议，以供华强同志参考。

二

光阴过得快，转眼已过五年了。前些天接到华强同志来信，说他已著成了一部专著《太平天国地理志》，广西人民出版社把它收入《太平天国史丛书》中，并列于第一批出版。我闻讯十分欢喜。

华强同志撰著这部《太平天国地理志》，曾在北京、南京、上海、扬州等地图书馆翻阅了大量资料，包括若干未刊稿本。在中国科学院北京地理研究所、南京地理研究所参看了大量方志和地图。尤其值得赞扬的是他采取伟大史家司马迁著《史记》遍访山川要害的故事，到广东、广西徒步考察太平天国的遗址和遗迹。又多次在苏南进行实地考察，足迹几乎遍及江南所有的县城。镇江至南京约200华里，为仔细考察形势起见，步行了三天。浙江、安徽、湖北、江西等地也先后考察了不少地方。所到之处，拍摄了大量照片，计近千幅。

根据这些材料，撰著成了这部以图、文、表并茂的形式，反映太平天国历史地理面貌的《太平天国地理志》。既杀青，当代太平天国史和地图学的专家学者予以赞扬。张守常、祁龙威、段本洛、方之光、常振江五位教授说：“这是为太平天国地名学填补空白的新作，为太平天国史的研究作出了有用的贡献。”谭其骧教授称为“有功史林”。牟安世研究员说：“当可与郭廷以先生的《太平天国史事日志》先后辉映，每一个研究太平天国史的人都会感谢这项研究工作的成果。”钟文典教授主张“争取早日出版”。这些评论都是实事求是的。

三

华强同志在《前言》中说这部书“诸如郡县之地理沿革、太平天

国新建省、郡、县及避讳更名情况、攻占退出月日、各郡县守土官及驻防官等均有反映,具有工具书的性质。”不错,这确实是一部具有工具书性质的专著。

我们知道,专著与工具书不同。专著往往是在不断修改中才臻完善。所以专著是允许有错误的,可以提出初步的看法或不成熟的看法的,也可以存疑待证的。工具书则必须正确,不容有错误。而专著要达到无误的境地是件很困难的事。从前顾炎武撰《音学五书》,历时30多年,所过山川亭郭,无日不以自随,凡五易稿而手抄了三次,到刻成,只他的一个学生张韶便指正了一、二百处错误。对太平天国地理的研究,专家们都认为是一个大难题,与对研究太平天国后期官职同样的困难。以专著而同时要求兼工具书,似乎还没有见过。今华强同志这部大著《太平天国地理志》又确实是具有工具书的性质,学术上又必须有这一部工具书。“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华强同志是一位抱有凌云壮志的青年,他突破困难、克服困难,终于使他这部大著既是一部崭新的专著,同时又是一部工具书。古人说过对朋友“企予望之”的话,我今天也以同样的心情来等待。

1989年4月3日

罗尔纲谨序于北京

序 二

祁龙威

罗尔纲先生屡勉予以乾嘉考据之学治太平天国史。数年以来,遵罗先生之教,常与诸生讲论戴震、钱大昕等考证之功。诸生效其方法,董理太平天国典章制度。于是华强治地理,吴善中考天历,华国梁理职官,周新国述法律,夏春涛探服饰,皆能智过前哲,斐然成

章。

华强久有志于太平天国史。1982年，始及予门。三年在校，焚膏继晷，无间寒暑。奔走南北，考核史事。舟车拥挤，往往长途植立，至于脚肿不能举步。其用力之勤，向学之笃，为同门所钦服。1984年，毕业得硕士学位。其学位论文即被罗尔纲先生所称道之《太平天国政区地名考》，后刊入中华书局出版之《太平天国学刊》第四辑。

近年华强任教于上海空军政治学院，学益进，识益广，得钟文典教授等鼓励，成《太平天国地理志》。罗先生督予教导生徒以乾嘉考据工夫治太平天国史，其成效已先见于此书。

昔司马迁作《史记·河渠书》，班固撰《汉书·地理志》，嗣后历朝正史，多具地理篇。其或缺载，后之学者往往为之补苴，如王仲荦补《北周地理志》。治太平天国史者甚众，但无人从事于此。华强之作，实补其缺。亦籍以告世人，研究太平天国史，非已无事可作，而尚大有可为也。

学无止境，华强方壮岁，定能坚持不懈，精益求精，其成业将未可限量。此书不过其著作之嚆矢而已。

华强其勉旃！

1989年4月祁龙威

于扬州师范学院

前 言

60年代,报刊上展开了一场关于李秀成的大讨论。文章林林总总,众说纷纭,使人眼花缭乱,不明所以。为了弄清李秀成究竟是怎样一个人,我拜读了罗尔纲先生的几本大著,这可以说是对太平天国的兴趣之始。那时才十几岁。

后来,有关太平天国的著作渐渐看得多了,便悄悄萌发一种奢望——想亲眼目睹蕴育这场革命风暴的山山水水和风土人情。70年代,我从菲薄的工资中节约300余元,终于登上了南下的列车。那时还没有如今的旅游热,无人满为患之忧。何况我奔赴的本是穷山僻壤,游人罕至,所以凭吊古迹,缀拾遗闻,倒也悠哉悠哉,从容自得。

实地考察使我增加了许多感性认识。一方山水养育一方人,广西山民淳朴的古风给我留下的印象是难忘的。当年,虚无缥缈的宗教竟然把零散的山民拧结成一股势不可挡的力量,革命洪流从荆山紫水奔腾咆哮而出,越过高山和平原,把金銮宝殿冲得摇摇欲坠。历史有它的偶然性,更有它的必然性。

此后,利用种种机会,又涉足安徽、湖北、江西、浙江、山东、河北等地,尤其是江苏苏南县城乡镇,足迹几乎遍及。所到之处,拍摄

了不少有关太平天国遗址遗迹的照片。当年察看山川河流,纯粹出于对太平天国研究的业余爱好,或者出于对文学的喜爱,想写一点太平军的故事,如此而已,并没有想过日后要写一部《太平天国地理志》。

1981年,我由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考入历史系,跟随祁龙威先生开始系统学习研究太平天国史。在汗牛充栋的史料中,我偶然发现在太平天国时代,江苏曾一度出现过五个省级政权并存的奇怪现象,于是撰写了《太平天国江苏建省考》,接着又撰写《太平天国浙江天省建省考》,渐渐发现太平天国历史地理是一块尚待开垦的处女地。多年来的实地考察成为我研究太平天国历史地理的有利条件,在祁龙威先生的启发下,决定撰写《太平天国政区地名考》,以小见大,从地名的角度反映太平天国那个时代的特色,从地名的变化中感触历史跳动的脉搏。

为了撰写论文,又重勘两广,再察江浙,频频奔走于京、宁、沪、杭等地图书馆。向壁三年,终于撰成20万言的《太平天国政区地名考》,这即是本书的初稿。

初稿写成后,油印了20余册,分寄给国内太平天国史及历史地理学专家学者。罗尔纲、谭其骧、牟安世、王庆成、钟文典、郭毅生、王兴福、聂伯纯等许多先生写来了热情洋溢的信和评语,予以鼓励。尤为出乎意料之外的是当年80高龄的罗尔纲先生在仔细统阅全稿以后,写来了2000余言的长信,提了许多中肯的修改意见并建议在此基础上撰写为《地理志》。罗先生阅稿至夜深,劳累过度,以致第二天高血压突发,使我闻信后在感动之余又十分内疚和不安。牟安世先生在几次来信中都希望我撰写《地理志》,与罗先生的想法不谋而合。而我所能报答诸位先生厚意的便唯有加倍勤奋地学习和工作了。

二

在诸位先生的鼓励下,尤其得力于钟文典先生的支持,我在历年所积累的太平天国历史地理素材的基础上开始撰写《太平天国地理志》。初稿《太平天国政区地名考》中有5万言发表于《太平天国学刊》,这部分内容摒弃不用,重新撰写。奋战一年,写成如今30万言的《地理志》。此书从初稿至再稿,三年苦读,五年成书,白发凭添了多少?时间不算得短了。所可告慰的是,终于没有辜负诸位先生的期望。

本书从历史地理的角度反映了太平天国政区地理的总貌。诸如郡县之地理沿革、疆界四至、太平天国新建省郡县及避讳更名情况、攻占退出月日、各郡县守土官及驻防官等均有反映,具有工具书的性质。

我国历朝正史,其地理志必具。或有所缺,后人必补。太平天国作为一朝政权,前此无志。因此,为太平天国补撰地理志,义不容辞。

太平天国始终没有推翻清王朝,统一全国。太平天国不象历代政权那样稳定,省府郡县,所辖分明。太平天国在清王朝的一统天下之下建立了偏安于江南一隅的农民政权。这是一个在流动中作战,在作战中更新的政权。她的势力范围以及兵锋所至遍及全国十数省、四百余郡县,其规模和影响是历史上任何一个农民政权无可比拟的。太平天国当年没有留下有关地理的记载,后人撰写的论著中也很少论及,而有关的资料又零碎、分散,为这样一个政权撰写地理志是有难度的。

接触了浩繁的史料以后,我感觉定都天京是太平天国政权建设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定都前,从金田到天京,太平军流动作战,每

占一地,主要补充衣食和兵源,并不作组织地方政权的尝试,占一地弃一地,随得随失。定都后,为拱卫天京,回师西征,占一地则守一地,并于所占之地设官建制,建立地方政权。省设文、武将帅,郡设总制,县设监军,江南、安徽、湖北、江西、天浦、苏福、浙江七省太平天国守土官斑斑可考。但定都后林凤祥之北伐,石达开之入川,陈得才之入陕及天京失陷后李世贤之南走等,所经府县无数,然与定都前之流动作战仿佛,随占随弃,属于军事占领性质。其中如石达开军等,间或也见有设官建制的记载,但与太平天国中央政权不相统属,应当别论。

《太平天国地理志》以太平天国设官建制,政权建设比较完备的江南省、安徽省、湖北省、江西省、天浦省、苏福省、浙江天省七省县以上政权及天京为主。另设“其它诸省”反映太平军从金田到天京及林凤祥、石达开、陈得才、李世贤军攻占退出情况。“其它诸省”一般仅录太平军占领府县之沿革,不记府县疆域四至,但与太平军活动有密切联系的重要山川村镇与含有地理因素的相关内容,在《地理志》中亦基本收列,以反映出太平天国政区地理的总貌,同时也便于读者查检。

三

太平天国有严格的避讳制度。反映在地理志上,便形成了《太平天国地理志》的一大特色。

地名避讳,上溯秦始皇,下至宣统,历朝都有。太平天国因袭了封建帝王颁布讳法的传统,制定了繁琐的文字禁忌。避讳与历朝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历朝避讳,避皇帝讳,避祖宗讳,乃至避皇后讳、皇太子讳。总其名曰避家讳。

太平天国避天父上帝讳、避天兄耶稣讳,是避其宗教讳。又避天王父讳、天王讳、天王子讳,是避其家讳。再避东、西、南、北、翼五王讳,这在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天王洪秀全与历代帝王一样避家讳,然而除家讳外,太平天国又要避宗教讳和诸王讳,涉及至地名避讳,必然面宽量大。

我国历代更改地名,一般为百分之一至百分之四。我国现存两千多个县,一直维持原名的占百分之五十三,可见历代地名较为稳定。

清代十八个省,太平天国更改省名有据可查的为五(江南、罪隶、浙江、珊东、桂州),命名省名二(苏福、天浦),合计占百分之三十九。据太平天国建立政权的七个省三百多郡(府)县统计,太平天国更改地名有据可查的约占百分之十以上。事实上,太平天国更改的地名远不止于此。按照太平天国避讳制度,全国所有省、府、州、县地名,凡含有避讳字者,无论大小,无论占领与否,均须改易。太平天国如果夺取全国政权,其更改地名的数量将是惊人的。

从地名演变的历史来看,地理实体越大,地名变化越小;反之,地理实体越小,地名变化越大。地理实体较小的地名最易受统治者政治观念或行政手段的左右。太平天国县级地名变化较大,这是符合历代地名更改规律的。

太平天国县级地名的变更以避讳居多。避讳实际上采用的是同音法或谐音法。以同音或谐音字称呼地名而改变原地名形体含义,这种方法最易流传。

太平天国因避讳而更改地名,大致分为三种类型:

一、宗教避讳

太平天国规定皇、上、帝、爷、火、华、主、基、督、耶、稣、国等字均须避讳。如避上帝讳,改上元为尚元,上海为尚海,上虞为尚虞。避上帝爷火华名讳,改金华为金花,华亭为花亭。避国字讳,改兴国为兴郭等。

二、封建避讳

《越难志》卷上记：“字之犯其各伪王讳者，必于本字上加草头，如以‘秀’为‘莠’，以‘全’为‘荃’之类是也。”太平天国避天王洪秀全名讳，改秀水为绣水，全椒为荃椒。避东王杨秀清名讳，改清泉为菁泉。避杨秀清名嫌，改青浦为菁浦。避幼天王洪天贵福兼西王萧朝贵名讳，改贵池为桂池。避南王冯云山名讳，改昆山为昆珊，宝山为宝珊，山阴为珊阴。避北王韦昌辉名讳，改武昌为武玲，繁昌为繁玲。等等。韦昌辉被诛后，昌字已不避讳，但1860年6月17日，太平军占太仓后，仍改太仓为太玲，似乎避韦昌辉名嫌。究为何因，尚待考证。

三、迷信避讳

避龙字讳，改黑龙江为乌隆江等。

《太平天国地理志》中除大量避讳地名外，还有少量更改地名和命名地名，这方面的更名命名大致分为三种：

（一）反映宗教信仰之更名命名

太平天国以天附会上帝，改南京为天京，江浦为天浦，甘泉县为甘泉天县，浙江省为浙江天省，龙江关为天海关，浙海关为天宁关等。

（二）反映太平天国领袖意愿之更名命名

一种更名表现为太平天国领袖敌我分明的立场，如改北京为妖穴，改直隶为罪隶等。

一种表现为太平天国领袖的美好愿望，如苏福省之命名。或取吉利而改名，如改无锡为抚锡，慈溪为义县等。

（三）表明太平天国事功之更名命名

太平天国改岳州府为得胜府。天王命侯灭妖后，改罪隶为迁善等，目的在于宣传和扩大农民军的事功。

太平天国因政区变化而改变地名极少，但也有个别事例。如1854年，太平天国以九江为江西省省会，遂以湖口县为九江郡治

所，因改与九江隔江相望之小池口为新城县，实行县治。

历代地名变更，无外乎两方面因素，一是地理因素，一是人为因素。太平天国避讳地名、更名命名及因政区变化的改名，主要是人为因素，基本不含地理因素。从历代地名的稳定性来看，以地理因素命名的地名比较稳定，而以人为因素命名的地名则不稳定。太平天国从宗教迷信、政治观念和意识形态等人为因素来更名命名，所以太平天国时期的地名极不稳定，当初名噪一时的若干避讳地名及更名命名，至今荡然无存，无一保留，这是历史的必然。

以避讳为主要特点的地名构成了《太平天国地理志》的一大特色。此外，太平天国偏安于一隅，在清朝大一统的政权下求生存，不得不将军事活动置于首位，其政权建设，从中央到地方，与历朝相比，则相对松弛。这些都是与以往的地理志有别的。

1989年春 华 强

于空军政治学院